

羣書治要

以下、詔赦之、然後得入、世祖問毅曰、卿以吾可
司隸校尉、皇太子鼓吹入東掖門、毅奏劾保傅
以下、詔赦之、然後得入、世祖問毅曰、卿以吾可
方漢何帝、對曰、可方桓靈、世祖曰、吾雖德不及
古人、猶克己爲治、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
司隸校尉、皇太子鼓吹入東掖門、毅奏劾保傅
以下、詔赦之、然後得入、世祖問毅曰、卿以吾可
方漢何帝、對曰、可方桓靈、世祖曰、吾雖德不及
古人、猶克己爲治、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

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

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殆不如桓靈也

習鑿齒陽

秋曰毅答已帝大咲曰桓靈之朝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乎散騎常侍鄒湛進曰世說以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多不同昔馮唐答文帝曰不能用頗牧而文帝怒今劉毅言犯順而陛下樂以此相校聖德乃過之也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今於小事何見褒之甚耶湛曰聖詔所及皆可豫先籌計以長短相推慕名者能力行爲之至如向詔非明恕內充苞之德度不可爲也臣聞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起於懷袖勇夫爲之驚駭非虎弱蜂蠆強也倉卒出於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辭語有自然之逆順向劉毅始言臣等莫不變色易容而仰視陛下者陛下發不世之詔出思慮之外臣之喜慶不亦宜乎

遷尚書左僕射、龍見武庫井中、車駕親觀、有喜色、於是外內議當賀、毅獨表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廷、卜藏其殽、至周幽王、禍豐乃發、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曰、政德未修、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示、以爲瞿然、賀慶之事、宜詳依典義、動靜數示、上疏陳九品之弊、曰、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爲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三者雖聖哲在上、嚴刑督之、猶

訴作許

不可治、故堯求俊乂、而得四凶、三載考績、而饗
養得成、使世主雖有上聖之明、而無考察之法、
授凡庸之才、而去賞罰之勸、則爲開姦、豈徒四
族、側陋何望於時哉、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
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
憎決於心、情僞由於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
訴之忌、榮黨橫越、威福擅行、用心百態、求者萬
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訥訥、但爭品
位、不聞推讓、流俗之過、一至於此、竊爲聖世耻

之愚心之所非者、不可以一槩論、輒條列其事、
夫名狀以當才、爲清品輩以得實、爲平治亂之
要、不可不允、清平者、治化之美、枉濫者、亂敗之
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
小、達有早晚、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
而鈞義、陳平韓信、咲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
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
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鈞
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舉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

者吹毛以求疵、前鄙後脩者、則引古以病今、古
賢今病者、則考慮以覆過、質直者、罪以違時、阿
容者、善其得和、度遠者、責以小撿、才近者、美其
合俗、齊量者、以己爲限、高下逐強弱、是非隨愛
憎、憑權附黨、毀平從親、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
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
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必達、守道困悴、無
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凌弱黨
強、以植後利、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

舊無今
字補之

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爲亂源、昔在前
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
親之行、人道賢否、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
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
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脩本、則黨有德義、朝廷
有公正、天下大治、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
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給役殊方、面猶
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
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

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故狀無實事諧文浮飾品不按功黨譽虛妄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事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則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

相妨所疏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爲虛譽以治風俗則狀無實行以宰官職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脩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離薄之累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并魏氏之弊法更立一代之美制愚臣以爲便也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領中書令名重一世朝野擬爲台輔而荀勗馮紆等深忌疾之會世祖

問華誰可付以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爲忤旨間言得行以華爲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朝議欲徵華入相馮統乾沒苦陷以華有震主之名不可保必遂徵爲太常以小事免官世祖崩遷中書監加侍中遂盡忠救匡彌縫補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猶使海內晏然遷司空卓爾獨立無所阿比趙王倫及孫秀等疾華如讎倫秀豐起遂與裴頠俱被害朝野

之士莫不悲酸、

裴顒字逸民、河東人也、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元
康七年、以陳准子匡、韓蔚子嵩、並侍東宮、顒諫
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遊接、必簡英儁、
宜用成德賢邵之才、匡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
之節、東宮實體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
聲、未是光聞遐風之弘理也、顒深患時俗放蕩、
不尊儒術、魏末以來、轉更增甚、何晏阮籍、素有
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

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
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顧著崇有之論以
釋其蔽世雖知其言之益治而莫能革也朝廷
之士皆以遺事爲高四海尚寧而有識者知其
將亂矣而夷狄遂淪中州者其禮久亡故也倫
秀之興豐顧張華俱見害朝綱傾弛遠近悼之
傅玄字休奕北地人也性剛直果勁不能容人
之非世祖受禪加駙馬都尉與皇甫陶俱掌諫
職玄志在拾遺多所獻替上疏曰前皇甫陶上

事爲政之要計民而置官分民而授事陶之所
上義合古制前春樂平太守胄志上欲爲博士
置史卒此尊儒之一隅也主者奏寢之今志典
千里臣等並受殊寵雖言辭不足以自申意在
有益主者請寢多不施用臣恐草萊之士雖懷
一善莫敢獻之矣詔曰凡關言於人主人臣之
所至難而人主苦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臣直
士所忱慨也其甚者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
未嘗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拒庶

幾得以發蒙補過獲保高位喉舌納言諸賢當
深解此心務使下情必盡苟言有偏善情在忠
益不可責備於一人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
得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拒誹謗況皆善意
在可采錄乎近者孔晁綦母和皆案以輕慢之
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
忌也又每有陳事輒出付主者主者衆事之本
故身而所處當多從深刻至乃云恩貸當由上
出出村外者寧縱刻峻是信耶故復因此喻意

玄遷侍中、

任愷字元裒、樂安人也、爲侍中、愷性忠直、以社稷爲己任、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諮焉、愷惡賈充之爲人、不欲令久執政、每裁抑之、充病之後、承間稱愷忠公、局正、宜在東宮、使保護太子、外假稱揚、內斥遠之、帝以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計畫不行、會吏部尚書缺、好事者爲充謀曰、愷今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啓令典選、便得漸疎、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難精、間隙易

乘充卽啓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世祖不疑充挾邪而以選官勢望唯賢是任卽日用愷愷旣在尚書侍觀轉希充與荀勗馮統承間譖潤免官愷受黜在家充毀間得行世祖情遂漸薄然衆論明愷爲人羣共舉愷爲河南尹甚得朝野稱譽而賈充朋黨日夜求愷小過又諷有司奏愷免官後起爲太常不得志遂以憂卒

裴楷字叔則河東人也爲侍中世祖嘗問曰朕應天順民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對曰